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

八十四

宮室門

樓閣

宮室門

說文樓重屋亦閣也劉熙釋名以為牖戶諸射孔高明觀遠樓樓然也門上為之以望則謂之譙門

而其美麗者則謂之麗譙

此樓閣說不可不明也

事類

感鳳

蕭史善吹簫秦穆公有女字弄玉妻焉教弄玉吹簫作鳳鳴玉為作鳳樓夫妻居其上數日

一鳳來集一夕皆隨鳳去列仙傳

墜鼠

虞氏者梁之富人登高樓臨大路擊搏樓上而笑有俠客在下飛鳥適

腐一中俠客曰虞氏富樂已久吾不侵犯乃以此辱我此而不報非也遂率其屬以滅其家列子

井干漢武帝造

音寒樓高五十丈在建

麗譙

魏武有仙人居公

章宮中一垣也孔白帖

卿言一好樓一黃帝時為十二樓以候神人武帝於是作飛廉觀

延壽超

漢廿一

為吏一踰羽林亭樓彭氏造

黃昌為郡守陟縣一樓臨道昌行道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乃殺之

綠珠墜

石崇有妓曰孫秀求之不得秀矯詔收崇一因自投樓下而死

名曰昇方

塵

石虎起樓四十丈以雜寶異香為屑風作則揚之

拾遺記

望見紫氣

張華善天文解

望氣與雷煥夜登樓

起牛斗

乘夜共登

庾亮字元規在

間華曰何氣也雷孔章曰其寶劍氣乎武昌諸佐史殷浩之徒一秋一佳序一南樓不覺庾至諸人將起避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與復不沒便據胡床與此輩

詠乘月清嘯劉琨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數重琨乃

奴令更直蜀周羣作小樓多令一更直仙游亦迷隋

帝開汴河泛艦為江都之遊浙人項昇進新宮圖帝愛之即如

書曰花萼唐元宗於宮西南置樓其西書曰圖其

險要李德裕從劔南西川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

與人斯生取西京高士廉第左金吾衛故營以憑觀建七重樓西

武宗會昌五年六月甲申于神策軍本紀造迎仙樓高駢

寶四隅置銅槽下有金龍口激水仰注槽中作望仙樓

珠璣玉侍女衣羽衣新声度曲以造以聚書

擬鈞天薰齋其上祈與仙接孔帖

託云占星呂用之建百尺樓宴丹霄樓太

作紫雲樓鄭注帝嘗詠杜甫曲江詩有宮殿千

登汜水樓孔述睿梁

責曰尔以檄誘我云何對曰犬吠非其主帝怒曰賊乃主

祖德紹事竇建德為中書侍郎嘗草檄毀薄太宗賊平執

魏謩傳

注言即詔兩神策汴曲江昆明

采霞亭詔公卿得列舍堤上

邪命壯士五代韓建昭宗幸其鎮西

粹殞樓下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三章以思婦

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李

英雄迎端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宴長慶樓

因裴回觀覽或父老過之皆拜舞乃去南俯大道宴廣遠樓王君奭

君奭及妻夏梁太祖即位羅紹威為七鳳樓明皇

於取魏良材為五鳳樓梁太祖即位羅紹威為七鳳樓

五代于闐有劉闢以太一舍于蜀思以避

樓曰七鳳樓乃一大樓思以避

暑唐由不患宮中暑濕不可居一得高樓宦官進曰

臣見長安安全盛時大明只慶宮樓閣百數今大內不及故

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

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看頭不伸常為租庸借財用陛下雖

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崇韜曰願陛下无忘創

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凉莊宗默然終遣允平

起張尚書有愛妓曰尚書既沒張氏舊第

樓有小樓名燕子愛而不嫁居是樓

十餘年幽獨李景讓為御史大夫有看街

悵然居易集貴戚泥樓樓閣皆之畏其糾彈也金華子

都人慢閣詔列繪樓

閣黃帝時白鳳巢于堯閣未央宮有藏秘

書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確石為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為閣

名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至成帝又於此焉

輔黃麒麟閣蕭何造漢書宣帝思股肱之美劉

圖功臣乃霍光等十一人於上同上

圖功臣

乃

霍光等十一人於上同上

劉

向校書

天祿閣蕭何造——於成帝之末——天祿閣專精單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

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授五行洪範之文恐詞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

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祿閣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曰余畧授子焉至子歆從授

其術向亦不悟 楊雄校書——以符命自立時——於天此人焉同上 祿閣上治獄使者欲收雄獄從

閣上自投下幾死京師語 高臨江渚 滕王閣——曰惟寂惟寞自投于閣 佩玉鳴璫罷歌舞

下臨肆區 河間王子晦初晦第起觀閣——其人候將辭公晦驚 晦曰庶人不及以禮然室家之私不願外窺今

遷毀撤之 臨春二閣 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春三閣皆以杭檀香木為之臨春後主自居

之結綺張麗華居之望春以龔孔二妃居之 夾殿二閣 唐工部丹鳳門內中正殿曰含元殿——

左曰翔鸞右曰棲鳳 賓友賞花 王國忠用沈木為閣檀與殿飛廊相接唐六典 香為欄檻以麝香乳香

飾土為泥飾於閣壁謂之四香閣每於春時木為藥盛開眾——於閣上——禁中沈香之亭殆不侔此壯麗 天寶遺事

羣臣賦詩 席豫宴登朝元閣賦詩—— 蔣乂補贊 德宗

凌煙閣視左壁顏利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錄以聞宰相无能知者乃召蔣乂至荅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帝前口以誦補不失

一字 景先獻賦 許——神龍初東都造 華埽西京 長

公主魏王泰故第泰薨王丐 創表殊勲 昭宗末中書奏西

得之亭閣——詭——孔帖 京舊有凌煙閣圖

蓋功臣今遷都洛陽會議修建副元帥梁王勳庸冠世仍請煙閣之側別一閣以一閣以

一閣以

沈光李

白酒樓記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強者醜緬而不發乘險者帖

蕭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賊硬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

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為天下唱首業術匡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

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較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既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

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沉溺麴藥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

露風雲使之消繁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騰移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日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歷物

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并而失意放懷尺見窮通焉。嗚呼太白觸文之強乘文之險

頃又之毒博文之猛後狎弄杯觴沉溺麴藥豈有真塞且聰其明

醒則移於賦詠且乎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决其

明移於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生死也當骨鯁忠赤逆有其

人收其逸才萃於大至于齊魯結構雲者无限獨斯樓也廣

不論數席在缺椽臺聖推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當醉于此矣

下勃滕閣詩序康昌故郡洪都星府星分翼軫地接豫廬

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番之榻雄州霧列

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郊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開公之雅

望祭戰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

千里逢迎高明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

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時惟九

月序屬三秋僚水淨而寒潭清煙光疑而暮山紫儼駉駉於上

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十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臺聳翠
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嶼之縈迴桂
殿蘭宮列岡岫之躡勢披綉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
紆其駭矚閭閻撲地鍾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
軸虹銷雨霽彩徹雲欄落霧與孤鷺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俯
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過睢園綠竹
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焉
睥眄於中天極嬉遊於暇日天高地迥竟宇宙之无窮興盡
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
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
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闕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嗟乎
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逢屈賈諱於長沙非
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

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則益堅不墜青雲之望酌貪泉
而竟爽處涸轍以猶權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
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情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
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
慕宗慤之長風捨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
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託龍門
揚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慙嗚呼勝
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
偉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群公敢竭鄙懷恭疏短引一言均
賦四韻俱成。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鳶罷歌舜畫棟朝
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閑雲潭影日悠悠物
換星移度幾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李白

登龍興閣序

夫槿榮芳園蟬嘯珍木蓋紀乎南火之月
也可以觀臺榭居高明吾之友于順此意

也遂卜精勝得乎龍興留寶馬於門外步金梯於閣上漸出
斬戶遐瞻雲天晴山翠遠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屈指鄉
路還疑夢中開襟危攔宛若空外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言
起予者誰得我二季當揮爾鳳藻搜乎需觴與白雲老兄俱
莫負古

韓愈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
之羨而滕王閣為第一有

人也
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
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
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
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於南昌為屬
邑私喜幸自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无
事且還僮得一至其剏切寄月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
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
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

者

西書房一

七

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施秋殺陽開
陰閉令修於戶庭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
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无一事可假而
行者又安得捨之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尤因而至焉
。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
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
治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
暮月公又來燕于此公胡得无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搆梁
楠板檻之屬腐黑撓折者易新之蓋瓦級甃之缺者赤白之
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後前人无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
眾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
觀為歎切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
成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
能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記

希文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

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櫓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子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西文卷之十六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而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邪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記

葉正則勝賞樓記

兀城邑據江海波澤之勝皆即以爲賞蓋物常聚於大矣吳興三面切太湖涉足稍峻倬浸可凡席盡也然四水會於雲溪鏡波盪浪梁招動搖而靚粧袿服之倒影互爲散合衆流放於荷葉浦沉清浮綠鵲二樓止而綺荷文蓼之羅生無有際畔特嶺懸巨巧石綿絡頗抑湖之重勢而蔽遮其風寒故其人意安而氣和舸經舫緯艇會舟縷細聲窈眇豪唱激越宛轉一州間隨地而勝隨勝而賞無不得所求具區雖大不暇觀也夫豈娛於耳目之狹者易徇而迫於心志之廣者難親耶亦其神靈爽異所獨鍾彼雖大而此不小也國風廢王道息柳惲以江南曲名於時古之採蘋莕盈而金孰薦於六

宗禮至敬也主於少女教至行也憚之採蘋徒詠而已其思蕩其志遙豈召南本指哉然而詞人藝士爭共誇述郡之勝賞由是而始敞堂與館益盛於今太守趙君既新白蘋亭復樓於側其言曰清風水道碧瀾山隱兼之者斯樓也力能見湖而不為者民方與我游於麗密之內我不敢與民縱於青冥之外也雖然以道講民見湖可哉白居易論謝柳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案史憚守吳興前後十年其政清靜吏民所懷病去而乞留千餘人居易偶不詳也政在平平在父加以不倦瘠土可使沃窮閭可使富况蒲魚豐衍明山媚水素稱勝絕乎君初至捐稅直增孝廩親不葬女不嫁廢疾無醫死無棺者助之恐不及可謂有志矣惜其暫不得久近惠而不及遠利也故錄以次憚君名某字漢英

詩集

十二梯

江上樓高一一一梯梯登遍與雲齊人從別浦經年去天向平蕪盡處低劉禹錫

百尺墻

鶴雀樓前百尺墻煙汀雲樹共茫茫漢家蕭鼓沉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短愁來一

日即知長風煙併在相思

十二重

鳳樓一一一千里目

願滿目非春亦自傷李益

望長安

一一一為遷客去長沙西一一不見家黃鶴樓中

欲窮一一一更上一層樓

下揚州

故人西望黃鶴樓煙花三月一一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

此地空餘

昔人已乘白雲去一一一黃鶴樓黃鶴

漢陽樹芳草萋萋

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崔顥

懷古悲歌

一一一高樓一一一動

無野燕過樹隔五陵秋色早水連三晉夕陽多漁人遺火成寒燒牧笛吹風起夜波千載重來值搖落天涯歸計欲如何張喬

崔顥題詩

眼前有景道不得

太真梳洗

寢殿相連

樓上頭

碧瓦朱甍

孤城西北起

金

窻珠箔

夾綉六

野水無人

照城郭

渡

高樓聊引望

明月無人管

孤舟盡日橫

明月無人管

四顧山光接水光

眼力為疆界

無限青山散不收

門外有塵寰

聞說樓居似地仙

凌太虛

飛閣

步行月

閣道

石面

江閣

倚天半

高閣

面春築

終日對

高峯

橫空敞

閣高

倚晚晴

兒

心吾得與鷗盟



宮室門

堂字

宮室經要

宇以堂名除地而屋也按劉熙釋名以為堂堂高顯之貌架斯堂也寧非欲便觀覽遠眺望而使人風物態一舉目而盡在是耶然或託寬閑之野或依寂寞之瀕或據康莊之會惟其適焉而已

事類

弗肯

若考作室既底法教子乃

不趨

堂上

除

禮考工記

堂高

數仞椽

攝齊

升堂

接武

堂上

聲必揚

將上堂

遂而升

相見揖

高三尺

堯舜堂

彈五

弦

而天下治

威公讀書

於堂上

叔向聞言

叔向適鄭

無言吾幾失子矣

偃堂而應

老子見孔子

堂而見

王坐於堂

齊宣

上

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鬻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斃蘇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斃鐘與曰不可廢也以羊易之

王又升堂

魯共

起白玉堂

孟

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孔子

武

帝一造萬金臺後靈帝建斬御史漢胡

軍正一監察一融授生徒後馬世稱

其麗頌彥暉梓有鏡堂帝榜其額馬燧起義

以寵堂如偃月李林甫有號月堂每欲排斥

即其家堂號德星見齋費緡千萬貴妃楊氏諸姨等

貯瑟三斗號國堂成以金盆結皇為

廬盧鴻廬嵩山官以云塗壁元載末年造云暉堂於私

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為屑以塗壁故號云暉柱生槐

枝孫倓始家堂手植二槐太祖與符彥卿

府有告其謀反者以王晉公祐為代且委密訪其事戒曰得實

當以趨普所居官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數月

無所聞驛乃口直問因力為辨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

徒祐知襄州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其門外於庭

曰吾雖不為趙晉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為太保石林燕語不為生客蘇子由

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輻也僕當為書志林

韓退之谿堂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

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
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
之鎮上之二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迺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
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罇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密
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
亦乘勢遂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
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疆卒武曹
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然而公承死亡之後撥
拾之餘剝膚推髓公私掃地而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
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
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孰化以武則忿以恩則橫而
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備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
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
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

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
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
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繫公之
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
謂斯何令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无詩歌
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帝奠九
壘有業有年有荒不條河岳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
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末信公不飲食以訓以拘孰飢無
食孰呻孰嘆孰寃不問不得分頤孰爲邦蝨節根之螟羊狼狼
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拍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
封既富以強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
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兼葭以爲窟其鼓駭三無谿堂宿校
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
琴瑟公嘗賓贊稽經誦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窟窟有龜

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

書無我數遺此邦是休

柳宗元新堂記

將為穹谷嵒巖淵池於郊邑之

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峻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

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

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

石焉翳于奧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虵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

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

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艾其蕪行其塗積之立如蠲之溜

如既焚既醜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青秀敷

舒視其蓄則落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

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莫不合

形輔勢效伎於堂無之一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斯隱顯

迹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

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

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

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

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欤山原林麓之

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

壁編以為一

千石措法

歐陽脩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

學士尚書吏部郎中

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

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

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

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

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

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誇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

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

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岳廬

阜洞庭之嶺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
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
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
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切於亂世及
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
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
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工也願自請命不煩干戈今其
民幸官思元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萬餘家以湖山
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香霧
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
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
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
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
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
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為四年八
月丁亥廬陵歐陽脩記○梅公作此堂最得登臨佳處歐公為
之作記人謂公未嘗至杭而所記如目覽坐堂
上者使之為記未必能如是之詳也見文集

張文潛水

玉堂記

熙寧中余為臨淮主簿始得拜劉公道原於汴上是
以為屬道原義不屈遂與絕復以親老求為南康酒官故書未
成而去余既慕公之義而望其眉宇聽其議論其是非下奪之
際凜然可畏而服也士大夫皆曰劉君之賢非獨其信道篤立
心剛博學洽聞之所至是蓋得父之風烈公之父諱煥字凝之
有詞學為小官教以事屈在勢者節高不能容於世年五十餘
為潁上令即致仕歸隱於廬山築室種蔬而食之無求於物人
皆師尊焉於是既老矣公歸廬山無幾何得疾以元豐元年九
月卒公諱恕道原蓋其字後十餘年而當元祐元年余受詔校

資治通監於秘書省是時公同時修史之人往往而在道公之事本末尤詳皆曰道原廉介剛直其仕必欲達其道不以一毫挫於人者心方其激於義而作雖足蹈坎井手攬虎兕視之若無見雖古烈士或愧焉平居自負經濟大略而視其為吏則嚴簿書束胥吏撫郵寡纒豪猾纖悉曲當皆可為後法其學自書契以來以至於今國家治亂君臣世系廣至於郡國山川之名物詳至於歲月日時之後先問焉必知考焉必信有疑焉必決其言滔滔汨汨如道其里閭族黨之事也其著書有疑年譜年略譜通監外紀十國紀年推十國紀年先成世傳之世以比遷固歆向公亦自以不愧而自范曄以降不論也當時司馬君實歐陽文忠號通史李賈穿古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疑之晚善養性篤行老益壯年八十一後道原數年卒累官至屯田員外郎其終也未嘗疾沐浴正冠而絕嗚呼亦異矣元符中余補官廬陵道原之子義仲主簿於德安叙其大父與父之事示予

且曰頃眉山蘇子由嘗道廬山拜我大父於床下出而歎曰嗟乎非今世之士也其卒為詞以哭曰凝之為父與道原之為子繁廉不撓冰清而王剛鄉人是其言名吾大父所居之堂曰冰玉君為我實記之余曰昔司馬談能推明孔子作春秋之意欲為史未成以授其子遷而遷遂能網羅三代放逸舊聞馳騁上下數千載成一家之書與六經並傳父子之於文學羨矣而風節無聞焉疏廣受於宣帝有師傅恩而父子一旦棄去視捨富貴如棄塵垢骨肉之際風節同矣而文季無傳焉孰如君家父子文學風節輝煌並著名立於父而顯於子千載之遠四海之廣而一家擅之嗟乎世固未嘗有也始余應奉時與道原之弟格遊愛其學博而論正是蓋得其兄之餘而義仲敏於季而健於文屹然好名而立節者也余知冰玉堂之洒掃有繼矣其爵里世系與其行事之詳則既有誌之者矣故不復出因為詞以系之曰○我所思之人兮嗟可想而不可見意其人兮俯青

而下睨矚九日而不眩超然不知其何之乎遺此空山之故居
豈訪重華而陳誼兮父唱子和與仙聖乎為徒紆為雲霓兮注
為江湖偉為哲人兮我言在書超駕言而從之兮指廬山乎休
吾車耕山而食兮梁溪而漁儼頓轡而不敢留兮恐其尚謂我
汚也

朱元晦冰玉堂記

南康使君曾侯致虛既嘗屯田
劉公之墓明年乃訪得其故居

遺址於郡治之東暇日昇騶馭披荆棘而往觀焉問其北隱然
以高者則劉公所賦之東臺也顧其南窳然以下者則詩序所
指之蓮池也蓋自兵亂以來蕪廢日久唯是僅存而其他則皆
漫滅不可復識矣曾侯為之躊躇四顧喟然而歎曰凝之之為
文道原之為子其高懷勁節有如歐馬蘇黃諸公之所道是亦
可謂一世之人豪矣想其平日之居此林塘館宇之邃詩書圖
史之盛既有以自適其適而一時遊且宦於此邦者亦得以叩
門避席而考德問業焉何其盛也顧今百年之外臺傾沼平鞠

為灌莽而使樵兒牧子皆得以嘯歌躡躑於其上又何其可悲
也雖然此吾事也不可以不勉乃出少府羨錢贖之民間垣而
溝之以合於郡圃壘石以崇其臺引流以深其池遂作冰玉之
堂於臺之西北而繪劉公父子之象於其上且聞陳忠肅公之
嘗館于是也則又繪其象以侑焉既而所謂是二堂漫浪閣者
亦以次卒而皆復其舊既成使人以圖及書來屬予記予推異
時承之此邦亦嘗有意於斯而不克就今披圖考驗尚能憶其
髮髯固喜曾侯之敏於事而能有成矣抑予又有感焉近歲以
來人心不正行身者以同流合汚為至行任事者以便私適己
為長策其聞劉氏父子之風不唾而罵之者幾希矣欲其能如
曾侯一以表賢善俗為心而不奪於世豈可得哉於是既書其
事而適有以陳令舉騎牛詩畫為寄者因并以遺曾侯請刻堂
上以補一時

蘇子瞻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
堂於私第之池上名

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有羨於樂天而已乎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患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者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恠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因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

友

要十七

八

一

蓋妓之奉此樂天之所無而公之所无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无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失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万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若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楊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公

覺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詩集

鸞栖

鳳一堂

燕入

舊時王榭堂前一飛一尋常百姓家劉禹錫

依

竹野外堂 蔭茅背廊堂成 宿霧披公堂 西郊向

時出碧雞坊草堂並同上 風露入秋堂涼帶 達者升游夏三子志

得堂杜 高且新中堂 開襟豁野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十七



宮室門

齋舍

精舍

書院

書室



宮室要

齋者其書院精舍之別名乎古者国有孝鄉有校
遂有序黨有庠而家有塾未聞所謂齋之號也齋
之號始於何時乎蓋嘗讀莊子而聞吾孔顏有心齋之說然
非此之齋也爰自梁武帝造寺蕭子雲飛帛大書一蕭字其
後有李約之者見之買而歸東洛建一小室以玩之而號之
曰蕭齋然則齋之立名或者其始於諸山也按說文齋索也
取其戒潔之義以為室也亦猶夫學之為言竟也校之為言
教也序與庠之為言射也其義不既深矣乎然使士君子居
之不能平其心定其氣一其視聽祗以此為遊觀燕逸之地
是徒竊古人之美名而未免戾古人之實意雖有此齋誰無

此齋反而求之與其為李約之之蕭齋曾不若顏氏子
之心齋之為有得也然則後之名齋者當如之何哉

事類

蕭齋

劉約之杜

高齋

在寧國府治東謝元暉有詩
杜少陵居夔二徙居比皆名

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城之一也曰依藥餌者
讓西之一也見一川者東屯之一也陸游高齋記

東府

梁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顧野王及王褒為賓友野王好丹
青於一一起齋舍野王畫七賢命王褒書贊稱為兩絕

秋

聲

齋在抚州郡治後老屋數椽人
改曰拙齋見朱文公文集

竹齋

唐張渭題從
弟沔州判官

案花間隱使車

榕齋

在富順監治
以木名

便齋

佳郵居光德里
創一宣宗數

日郵一門孝友可為士族
法因題曰德星堂孔帖

湖學

安定先生自慶曆中教李於
蘇湖間二十餘年束脩弟子

前後以數千計是時方尚詞賦獨一一以經義及時務彙中故
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
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李多秀
度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
者由講習
太學 皇祐末召安定先生胡瑗為國子監講書專
有素也 管勾一一數年進天章閣侍講猶兼孝正母
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于首善堂各雅樂歌詩乙夜乃
散諸齋亦自歌詩奏琴瑟之聲徹于外 並呂氏家塾記 **四**

益 一一齋在袁州郡治張
杓刻魏公所書一一碑 **四達** 高郵趙使君晦之所作齋
東園戶牖一一因以名之

眉山蘇軾
為銘坡集 **寶晉** 一一齋在無為軍木
帝建中藏晉人法帖 **英輔** 一一齋在安
東乃王禹玉讀書之地公自寄
發解至登台輔守朱緯易此名 **無倦** 一一齋在靜江府治南
軒云舊名緩帶予懼其

肆也更題 **隱齋** 一一在袁州郡治太守張均建南軒張拭命
曰一一 名仍為作記蓋取孟子惻隱之義朱文公有

詩 **緩齋** 戶曲臯州帑或行獄訟事皇族 **拙齋** 在撫州郡治
公括以一一名 周必大為作箴 **率齋** 在象州守陳太和
朱文公作記 又在南康朱文
公書扁以瀨溪拙賦而命名 **舫齋**

一一真州郡 **東齋** 在潮州揭陽縣治丞相梁公克家嘗館於
治頗深廣 是梅花忽開梁賦詩曰九鼎燠調終有待
百花羞澁敢言芳後魁 **山齋** 在利州范蜀公詩云衆山四面
天下不十年登幸輔

書日填委秋 **隱求齋** 在建之武夷取一一居以一一
屨每幽獨 **觀善**

齋 在建崇安之武
夷朱文公有詩

齊 在建崇安之武
夷朱文公有詩

齊 在建崇安之武
夷朱文公有詩

齊 在建崇安之武
夷朱文公有詩

齊 在建崇安之武
夷朱文公有詩



麗正書院

上置一府一聚文孝之士秘書監徐

名職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通監元宗紀

應天書院

應天府民曹誠

即同文舊居廣舍百五十楹聚書千餘卷以延孝者真宗嘉之賜名曰一府一

白鹿書院

唐李漸與兄冰俱隱於此山嘗養一白鹿因名之南唐昇元中建孝館以李適為洞主掌其教授長編云太平二年知江州周述言

廬山白鹿洞李徒嘗數千百人乞賜九經使之練習詔國子給本仍傳送之

鵝湖書院

在鉛山縣西南

十五里昔有龔氏居山傍蓄鵝成羣因名淳熙初年晦庵家山曾會於此

石鼓書院

唐元和間衡州人李

寬於一創一初賜勅額有朱文公記

嶽麓書院

湘西故有藏室堯陵向

隸業之地始開室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宇以待四方孝者李允則東為州請于朝乞以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祥

符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主簿使歸教授詔以一各增賜中秘書紹興辛亥更兵火灰燼乾道改元建安劉琪下車湘

人合辟以書院請未半歲而落成南軒記

城南書院

在潭州臨湘門街乃南軒先生講孝之地題扁筆勢

豪勁張紫微平生得意書也其間鑿池以匯息澤之水本屬納氏故名納湖南軒有詩朱文公有跋

五安書院

院

胡宏築在寧鄉縣之靈峯

清湘書院

林岳守全得柳侯仲涂讀書遺址築室館士今守趙必愿

增之魏了翁記

東湖書院

在隆興府漕趙崇憲創於添倅廳之舊基勝強恕以逼近市墨請于朝遷之一

晏家山上


延平書院

在水南陳文建

建安書院

在州治之西守王林建


涵江書院 在興化軍

張九齡書堂 在南雄始興縣南山幽水秀花木長春儿宰庭戶皆石琢就

韓魏公書堂 在黃州安國寺 范文正書堂 在澧州安鄉縣

孤從母歸朱氏來宰安鄉與俱來讀書此地 胡文定書堂 胡公安國渡江而休于衡岳買地結廬名曰書堂

十五年不出

武夷精舍 朱文公築于五曲大隱屏之下韓元吉記文公有詩 滄洲精

舍 朱文公築于考亭以館四方之學者周益公題扁今為祠堂

歐陽脩東齋記 官署之東有閣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閑居平心以養思慮若於此而齋戒

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縣署亦理一作治小齋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一作名戶纔七八千田利之入率元一鍾之

畝人稀上不膏腴則少爭訟幸而歲不大凶亦无逋租凡主簿之所職者甚簡少故未嘗憂吏責而得優游以嬉應之又素病

羸宜其有以間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自為享常曰我之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病咳血然每躡之不康則

或取六經百氏若一作与古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闕達雄一作音富偉麗之說則必忘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

作竟疾之在躰因多取古書文字貯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瞑眩而

後瘳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真古之三字一作可謂藥善者哉傍有小池竹樹環

之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飲酒言笑終日一作終日言笑不
倦而其嘗從應之於此因書于其壁二字一作于壁而記

馬子才浩齋記

舜視棄天下如棄敝屣伊尹以不義祿

哉古之人所以成就大事當危疑之機顛覆之變處置甚暇而
不乱唯輕天下者能之今夫操刀而斷壺執七以飯稍者皆是
也至於屠龍鱸蛟刺虎之役則束手戰栗而不敢發者其氣攝
也干越許溥翁於其所居之東開室讀書名之曰浩齋而求記
於予予請以一齋之事言之則所謂浩然者可以立見而不惑
今子之洒掃是室也異時之洒掃天下有異於此乎今子之整
齊圖書拂拭几案臥琴於床掛劍於壁冠珮在上履杖在下異
時之輔相天子措置公卿大夫自執之士下至於庶人微至於
萬物有異於此乎子有役而呼童子小不如意則必叱而去之
奔走顛倒唯子所指異時將百萬之騎大戰于陰山之墟朔野
之北微吟而輕呼使龍羅射虎之猛畢皆赴敵乃死而不顧亦
有異於此乎子或志倦躄疲神倦欠伸抗臂露腹便然酣卧乎
一榻之上異日之厭功名辭富貴歸休乎江湖之間泉石之畔
高尚以養德醉吟而適真亦有異於此乎子之居是齋也試以
此觀之則所謂浩然者豈不壯哉予嘗患士氣卑弱不足與立
子有志於此言則其自負必無敵於天下矣子之閱人亦多矣
為利僅耳喜津津出顏間而手足趨然搖動小不諧世則推
敗挫辱作兒女聲有可於推挫之色此何謂也予將求子以語
同侪而論心尚有此態則可以相視一笑元祐丁卯五月朔日記

晁無名潛齋記

潛室

无丈其高如之背陽而面陰違温而趨寒其室雙翼外蔭老木
翳其前小竹叢其右朦朧曖曖光景不耀蓋若蝨虫伏獸之所
潛焉而潛之名所為得也客過予者曰方今主聖臣良政括俗
康朝有鶴鷺野无豺狼可謂有道之世矣吾子生二十長六尺

出不能提桴鼓以動百萬之師左烏號之弓右昆吾之劍啣鳴
咤叱北牧祁連西虜靈夏入不能陪黃閣之末議聯紫微之別
班正容端色以齊前百吏操紙握管以號令四海今反幽默
默逃形遠跡以頑麤心以潛名室豈非所謂倒行而逆施者耶
予躍然而驚撫然而笑曰有是哉主聖臣良此吾潛之所爲甘
乎分者也政枯俗康此潛之所爲幸乎安者也朝有鸞鷟野无
豺狼此吾潛之所爲有待乎亨者也而反以是疑我頑其亦未
之思耶請爲客言潛易曰雷在地中復此天地之潛也而陽氣
已動乎黃泉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虫
獸之潛也而小者獲伸大者獲存矣故不能靜者不能動不能
處者不能出然則奚行之倒而施之逆耶昔者回憲潛於道故
闇然而日彰黃綺潛於聲故默然而復揚潛乎潛將以爲不潛
者矣客俛而出洪景廬怡齋記 馬子遂良館于宇下六
因記其語於壁 百日宿廬直容齋不能

十步語出口輒入予耳故寓安元敢不公然今日余方寫楚詞
倦困枕肱臥聞遂良與客對始也嘗沾灑不可聽已則放聲棘
談往復甚苦予躡履蔽隱候伺則遂良正東向捉象筆自作始
齋字何人長髯廣額秀眉箕口偃坐其西詰所以曰自而之左
親戚遠墳墓行游四方有年矣謹歲時歸休觀父母再拜寒溫
罷入室刺與妻子語勞苦平生百未一厭復別去上馬愀然
无一分樂易色行年二十七挂腹五千卷書未能合有司度程
掇取一第怔怔棲棲不自聊賴顧方以怡自滿傲睨容膝之室得
微太欺我款敢問吾子所以怡者何事而謂齋者果安在哉遂
良且笑且怒瞪對之曰子貌則士也夫何言之陋方吾家居入
怡顏以事父母出怡色以與兄弟處暇時讀書以怡吾心食與
口怡寢與躰怡吾窮到骨矣而其怡常自若也且吾遊越則越
爲吾廬莫吾遊燕則燕爲吾廬在吾室爲吾齋固也出而見子
坐子之舍亦吾齋也孰賓孰主哉子何言之陋語未既予立聽

不暇久疾出揖二子曰客則失矣而主人亦未為得也今人在
貧賤而不失怡於布衣在富貴而萬鍾不能怡也亦幾矣雖然
之二者於道由九牛一毛也尚何足論天地大濶虛也豈不足
以隘我尚何區越之間歟閉口亟休勿復言之客舌卒不得下
恟恍自失意若欲道而足不可引予笑曰予亦多言耳子何為
而去顧侍奴取酒引滿徑醉就睡有頃醒視之獨予遂良在客
夫張南軒拙齋記 盱江曾節夫以拙名其齋而請予為
矣文采之眩而聲名之求知術之滋而機巧之競爭先以相勝
詭御以幸得而俗以益薄士病於不拙也又矣頃者始見吾子
望乎容止退然若不安聽乎言辭訥然若不足意吾子之不馳
驚於斯世也已而旋觀乎吾子之為則處已也介而接物也嚴
又有以知吾子之能自守也今以拙名齋抑子之志如此而何
以予之記為雖然子之求於予也幾予言之可以輔仁也抑亦
子之質之美予亦有望焉請試為子言之也予聞之義理之本
於天者至精而無窮氣稟之存於人者雖美而有限伊欲究夫
無窮而化其有限舍孝何以哉雖然所為進孝之方則亦有道
矣古之人於此蓋終身焉若升高之必自下若陟遠之必自邇
此其用力豈苟然而已哉予又病夫孝者之不拙也旁窺而竊
取耳受而口傳恃臆度而鑿空虛難之不圖而惟獲之計序之
不循而惟至之必久之不務而惟速之求若是而欲有諸躬也
難矣予是以病夫孝之不拙也稽諸洙泗之門子之家子輿非
百世師乎聖人始以魯撫之而其於是道終以魯得之所謂三
省其身自反而縮與夫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皆其平日所為
用力者也戰兢臨履至於啟手足之際而後以為知免一簣之
不易尤不安其終其孝之有始有卒幾於聖而全其大蓋如此
謂於是道以魯得之非邪由予前所言士病於不拙者吾子既
无是之患矣由予後所言病夫孝者之不拙也吾子其率以是

勉之哉請充他求以子之家子輿為標準而從事焉其可矣若夫安其所已能而倦其所未進則為拘於有限而息乎无窮是拙之流生害也吾子其必不然矣

朱晦庵敬齋記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

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属属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其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更有間私欲万端不火而執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如三綱既淪九法亦斃嗚呼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歐陽脩畫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于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與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傍以為坐

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西翠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可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三三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々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稟食而安暑君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歔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耶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於枕

帶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美曰。不其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恠偉。將乞其大字以題于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告。又因以置于壁。

張文潛進學

齋記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孝。故其為德無須臾而不進。雞鳴而興。晝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蒞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抚其家。教其幼。賤振其族。端音因與夫誦說講辨。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布博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侑。勉汲。無須臾之間。不習其事。孝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蓋頃刻而去其心。非特其亦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矯揉其心志。調服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不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也哉。書之所達過其且。夜之所得加於晡。豈特且暮

晡夜之別哉。一語一默一起一居。而新故不相。矣。自其為士而至聖人。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為日。夜中具之。變火之為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亦已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閑。敬烝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也。曾哲風乎。彝零詠而歸。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孝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箚。則疾病之際。未嘗不孝也。今之所謂孝者。既剽盜其皮膚。攘擿其土。直比於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以為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其威裂苟偷之習。而亟捨於既仕之日。以後世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則言語大貌嗜慾玩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孝也。內以修身。外以治人。所享愈高。所治益修。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

於世則天下被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生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歎痛其欲寐非士之幸未至而道未立哉嗟呼民之休戚係於道幸之成否則夫為士者可不勉欤元豐之乙丑余官於咸平治其所居之西即其舊而完之既潔以新矣於是悉取詩書古史陳於其中有誦習之備有休偃之席暑則啟扉寒則塞向臨七月朝夕處乎其中取書而讀之其其備也則即席以休以深思其平日之所得無一日而不在是也余惰者也故取古之道而名之曰進幸而書其說庶朝夕得以自警焉士叶雅反直

舒元輿問國庠記

先王建太學法以國曹子

欲歐人歸義府也故設官區掌嚴大其事明公侯卿大夫必由是而出其既求善說於闕下謂今之入者猶古之太學將欲觀焉自以為為下士小儒未嘗觀夫工序序欲往時先三日齋沐而後行行及門反脫蓋下車循墻而趨請於謁曰吾欲觀禮於

卷十

太學將每事問之於子可乎謁者許諾遂登

右過於朱門

門闔沉沉問曰此魯聖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于西有高門門中有厦屋問之曰此論堂也予悅其鴻字方論不敢入導者曰此無人乃虛堂尔予感之遂入見庭廣數畝盡墾為圃矣心益惑復問導者曰此老圃所宅子安得欺我耶導者曰此積年無濡論故庭化為廢地久為宮於此者圃之非圃所宅也循廊升堂堂中無机榻有登早没地予立其上悽慘病眼大不稱嚮之意復為導者引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入論堂俄又歷至三館門問之廣文也太學也四門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國子其生徒去聖人之奧如堂館之蕪嗟乎詩書禮樂國之洪源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室其源天下為之顛賴故唐堯知其如此亦先命廷臣典三禮教習子誕敷文德於天下天下之屋皆可封及夏殷時其孟也則必濬之其季也則皆自室之自室之時天下之屋皆可誅至周室有文武周

公勃興而後復唐虞之道行七八百生而付仲尼承之孜孜日夜席不敢煖祖沐之憲章之發於鄒魯張於洙泗上摩躡三光下垂之無窮其徒有入室者升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雖丁周季而天下姦臣賊子猶解曰周孔之教不敢妄動以此則文之教豈可須臾弛耶至嬴政犯之室其源未絕而已自絕於天下矣漢初纒息干戈復潛其源而後生公孫弘倪寬卜式之待竝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无所失墜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用于戈取天下其道正於漢氏然自冠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俎豆故太李之道不得不衰涼今皇帝傳大宝七祀生獻吳淠蜀禪於郊廟象夏逆首殛洛城師拔魏世家此用兩階之舞可謂至矣今滇游無波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乃大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而太李且猶衰之甚此豈非有司之不供職耶秦公卿士之不留意耶不使魏國軍寂莫无闻回也賜也說釋道義之聲謹錄字雲合韻為宗 謂大國虛設

以自欺也愚甚不取且懼周公仲尼之道 才一者伯袁州

學記 皇帝二十有二年制詔州縣立學其時守令有哲有愚

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已不行二十有二年范陽祖君无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李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闕疎无以稱上意自通判頴川陳君悅聞而是之議以克台相舊夫子朝陘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教士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甃黜亞丹漆舉以法故毀堂堂房廡門各得其度生徒有舍庖廩有以百爾器備並手偕尔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采且有日盱江李觀念于衆曰惟四代之季考諸經可見已素以山西鑿六國欲帝方出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為耳孝武乘豐富出祖出行皆擊二季術俗化之厚延于盛歟草茅鹿

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
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亦表得賢君
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
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足
惟朝家教孝之意若其弄筆以激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為國者之憂

呂伯恭白鹿書

院記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
願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遞九經俾生
徒肄業之地也書院泐於南唐其事至鮮我太宗於汛掃區
宇日不暇給之際契勸封殖如恐弗及規模遠矣中興五十
年釋老之宮圯于寇戎剗斧斤之聲相聞之復其初獨此地委
以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志哉郡雖貧薄顯不能築室數
椽上以宣布 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

公之風聲於

方來乎廼屬軍之教授我君大慶星子

伯僊重書

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祖謙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因初斯民新
脫五季鋒鏑之厄孝者尚寡海內尚平文風日起儒先往依
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
洞為尤著天下謂之四書院者也 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
命之祿秩賜之扁榜所以寵綬之者其備當是時士皆上質實
下新奇躬行義而不偷守訓故而不鑿難卒問之淵源統紀或
未深究然甘受和自受采既有佳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蒙
傑並出講治益精至于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孝然
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建炎再造典刑文憲
浸還舊觀閩洛緒言稍出於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
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躡存凌節忽近真遠未能
闕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賢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傳者
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向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挹

下而高以揚熙陵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勤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士者所常謹若李潛之二與迹固不足而意有餘興廢始末見

張南軒獄麓書院記

淘西故有藏室昔陵向經未茂而泉繁為士子肄業之地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宇以待四方學者李外則來為州請于朝乞以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乃見便殿拜國子監主簿使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祕書紹興辛亥更兵革火燼乾道改元建安劉侯珙下車既剔蠹吏姦民俗安靜湘人合辭以書院請侯味然曰是固章聖皇帝加惠一方以風厲天下者而可廢乎半歲而心某從多士往觀焉曰侯之為是舉也豈待使子羣居族談也

劉祿計乎亦

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

以傳道而

濟斯民也其傳果何歟曰仁也仁人心也性立命知天地而宰萬物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苟能充而達之則仁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則初不遠也是雖約居屏處庸何損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遂

朱文公石鼓書院

書斯言以厲同志以無忘侯之德

記 衡州石鼓山據蒸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為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為至 國初時嘗賜勅額其後乃復稍從而東以為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一年部使者潘侯時德夫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公因其故而益廣

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像且墓園工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遺脩士以充入之至運帥林侯栗諸使若蘇侯翊官侯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頌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孝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脩士病无所於孝往二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羣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孝友之官遂遍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无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闡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宮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為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嘗欲別求燕閑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憚不為其迹之無也故特為之

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無今日之弊

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雖校科舉之害將有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願於下孝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為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機於將發之際善則廣而充之惡則克而石程子泰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矣又何俟於予言哉

山書院記 自周以上觀之賢人之達者舉陶傳說伊尹呂望召公畢公是也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

孟子楊子文中子東郭韓愈是也然較其功業德行窮不必易達不必移三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後傳之於書其書盛行其道大耀先生亦以其道授弟子既授之弟子亦將傳之於書將使

其書盛行其道大耀乃於泰山之陽起學舍指講堂聚先聖之書滿屋焉羣弟子而居之當時游從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之屬揚則有劉歆桓譚之屬文中子則有越公之屬吏部則裴晉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之高弟者孟子則有萬章公孫丑樂克之徒揚則有侯葛劉宗之徒文中子則有董常程元薛收李靖杜如晦房琯之徒吏部則有李觀李翱李漢張籍皇甫湜之徒今先生游從之貴者故王沂公蔡貳卿李泰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京略胡子京張安道士熙道祖擇之門人之高弟者有劉牧姜潛張淵李溫足以相望於千百年之間矣孰謂先生窮乎大哉聖賢之道无屯泰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屯於无位與小官而孟子泰於七篇揚子泰於法言太玄文中子泰於續經中說吏部泰於原道論佛骨表十餘方言言先生嘗以謂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法也故

取作堯舜

尊王發微十七卷疑四凶之去十六和後世之篡奪諸侯之僭僭故作舜制辨注字之誤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解美出馭之得明傳嗣之嫡文作四皓論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擬韓孟是亦為泰先生孰少之哉今樂先生之道大先生之為請以此說刊之石鏡于講堂之西壁康定元年七月十八日記

韓元吉武夷精舍記

武夷山在閩粵直北其山勢雄深盤礴自漢以見于祀然若巨人之戴弁緣隙磴道可望而不可登世傳避秦而仙者蛻骨在焉溪山其下絕壁高峻皆數十丈岸則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一目不能盡則卧小舟抗溪而上號為九曲以左右顧視至其地或平衍景物環會必為之停舟曳杖倚徙而不忍去山故多王孫鳥則白鷗鷓鴣聞人聲或磔磔集崖上散漫飛走而无驚懼之態水流有深處可泳草木四時敷華道士即

溪之窮僅為一廬以待遊者之食息往又酌酒未半已迫曛暮而不可留矣山距驛道繞一二里許逆旅遙望不惟僕夫馬足之勞幸而至老氏之宮宿焉明日始能裹飯命舟而溪之長後倍於驛道之遠促促而來遽遽而歸前後踵相屬也予舊家閩中兩官于建安蓋亦遽歸之一耳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山在武夷精舍而近若其外園暇則遊焉與其門生弟子挾書而論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之詞哦而歌之得酒嘯詠留必數日蓋山中之樂悉為元晦之私也予每愧焉淳熙之十年元晦既辭使節於江東遂賦祠官之祿則又曰吾今營其地果盡有山中之樂矣蓋其遊益數而於其溪五折負大石屏規之以為精舍取道士之廬猶半也誅鋤草萊僅得數畝面勢清幽竒木佳石拱揖映帶若陰相而遺我者使弟子具畚鍤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畫其處中以為堂旁以為齋高以之亭下以為室講書肄業琴歌酒賦莫不在是予聞之恍然如

醒而折

猶記其地之美也且曰其為我記之夫元

也方以

其鄉善其徒非若畸人隱士遁藏山谷服食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漢以來道之不明久矣吾夫之所謂志於道亦何事哉夫子聖人也其步與趨莫不有則至於登泰山之顛而誦言於舞雩之下未嘗不遊會中蓋自有地而一時弟子鼓瑟鏗然春服既成之詠乃獨為聖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者豈以是拘拘乎元晦既有以識之試以告天來者相與斟酌於精舍之下俾或自得其視慢亭之風抑又何如也是歲八月潁川韓元吉



賦詩

已公茅室下可以一新枕簟入林僻茶瓜留

酬支道詞杜

朋酒

才士得神秀書齋聞小為掃華晴雨好絲

已上人茅齋

服暮春宜

一日歡會老夫今始知杜知

江陵宋大小少府暮雨後

桂林

出宰山水縣讀書松一一蕭條

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

指末事

避近得初心哀猶醒俗

耳清泉潔塵襟詩成有共賦酒熟無孤斟
青竹時默釣白雲日幽尋韓縣齋齋讀書
林杪高齊坐八

九椽茅齋數莖竹高樹蟬聲秋巷裏朱門冷靜似閑
架書語笑待兒知禮數吟哦野客任踈狂就中愛讀英

雄傳欲立功動恐不如王建早春過龍武李將軍書齋低扉

礙軒轡耽靜非偽為本性實疎索齋中一就枕不覺白日

未開夢所食類病馬動影似移岳欲駐迫逃衰豈賈長江齋中開門見

雀羅世事終成夢生涯欲半過白雲心已矣滄海意如何黎

看蠹蠹遠山終日在芳首傍多文體莊生傲方

言楚俗說屈平君莫吊腸斷洞庭波劉長

餘王我三三尺餘可竹明北首

東齋簡齋具虛名麗無此風竹聲不著散花女而况使

羞兄世間多岐路居士繩床平未知元龜幾夜了平生欽重

一屈鞋千載笑絕纓槐陰自入戶知我喜新晴覓句六未了

夫非簡齋誰榜晦明終日

退朝曦未半竿晁鈴齋作面山捲簾看賦成夜燭纔銷寸衛

太史面山堂詩長隱去復何求晨窺林影開花枕山泉

長朱文公無言道

隱求齋詩

相看俱努力負笈何方來今朝此同席日

用無餘功朱文

公觀善

書院山下稻梁肥鴛湖

積雨欣始霽清和在此時

散家扶得醉人歸張濟詩叢間松栢姿林葉既敷榮禽聲亦融怡

鳴泉來不窮湖風起淪漪西山捲餘雲逾覺秀色滋層層一綠
間愛彼一一一青一初不段似與幽人期坐久還起來堤邊足
逶迤遊魚傍我行野鶴向我飛敢忘昔賢志亦復誅謀野
而歸寄言山中友和我平生詩張南軒城南書院詩

欣有獲清冷寒澗水窈窕青山阿昔賢有幽尚眷言此婆娑
遺歌我來勸相餘杖策寒綠羅披圖知匪訛永懷

當年盛盛辛一松珮多博約感明恩涵泳熙泰和凄涼勿荒榛作
仰驚頽波發教速綱紀喟然心匪他伐木循陰岡結屋依陽坡

一朝謝塵濁歸哉碩人過宋文公尋白鹿洞故址愛其幽邃欲
復與建威

絕學何能忘昔人讀書地町疇白鹿場世道有
升降茲焉更秉章矧今中興年治

具一以張弦歌獨不嗣山水無輝光荒榛尚剪除聖謨已洋洋
亦有皇華使肯來登此堂問以良親惻懷一似懷弦歌有身

韻一同前千古取靈心堯若李哀宗廟其人一一一
信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

易簡工夫終久失支離事業竟浮沉欲印月陸象山鸞湖詩
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古今

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一一一偶扶藜杖過寒谷又枉臨
輿度遠客舊季商量加粹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

處不信人間有古今物庵坎前韻試用此道推昏旦交氣候山
水含清暉清暉

能娛人遊子倦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
霧收夕霏雲尚送映葑浦稌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

雷濤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謝靈運石壁精舍詩
客一一一會當求勅賜歲月

周窮臘忽受謝眷一山水心幸此朱墨暇招呼到良友邂逅成
夙駕深尋故轍跡喜見新結架未懷拾遺公藏器此待價橫流

一

詩書經下及楊李霸炎神捨興運制作流大化石室禹卷藏編
言九天下規模未云遠荒蕪良可詫自非賢邑宰誰復此精舍

期臨流抗風榭朱元晦遊白鹿洞 神仙九折溪川

一仙折此中半水深波浪闊浮綠春渙上有蒼石屏百仞聳

雄觀斬巖露垠堦突兀倚霄漢淺麓下菜圃深林父叢蘿胡然

闕千載速此開一日我乘星村舸輟棹青草片榛莽喜誅鋤面

勢窮老按居然一環堵妙剏真輪奐左右直聳奇峯躊躇極佳玩

是時芳節蘭紅線紛有爛好鳥時一鳴王孫遠相喚暫遊意已

愜獨往身猶絆珍重舍琴人重來足幽伴朱文公行視武夷精

舍 琴書四十年 成居然我泉石幾作山中客一日茅舍

古今合辟書類備世卷之十八

別集

予性頑愛書一書未有一必登囊亦之書
於世志未伸群書無由悉備凡所有者
不過薄於自奉以致之耳間有先世所
遺十不一二凡我子孫宜玆惜愛以
承厥志苟不思得之之難輕視淫借以
致使掃散失不孝之罪莫大焉幸茲借
雲盜之徒又不仁不義之甚者矣予
守者惕然如響云

大正四年

文漢

